

「奥地利」卡夫卡 著  
彤雅立 黄钰娟 译

# 的给米莲娜

——卡夫卡的爱情书简

Letters to Milena  
Kafka

他多次订婚，却又悔婚，  
终生未娶。

不像情书，却满含爱意，  
夹杂着在爱中的不知所措。  
读一读他写给米莲娜的信，  
带你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卡夫卡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Letters to Milena  
Kafka

「奥地利」卡夫卡 著  
彤雅立 黄钰娟 译

给米莲娜  
的信  
——卡夫卡的爱情书简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给米莲娜的信:卡夫卡的爱情书简/(奥)卡夫卡  
著;彤雅立,黄钰娟译.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 
2014

ISBN 978-7-5321-5441-8

I. ①给… II. ①卡… ②彤… ③黄… III. ①卡夫卡,  
F.(1883~1924)—书信集 IV. ①K835.21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79545 号

Franz Kafka

**Letters to Milena**

---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Shanghai 99 Culture  
Consulting Co., Ltd. 2015

责任编辑:毛静彦  
特约策划:邱小群 张晓清  
封面设计:汪佳诗

### 给米莲娜的信

[奥地利]弗兰茨·卡夫卡 著

彤雅立 黄钰娟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总发行所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25 字数 104,000

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441-8/I·4333 定价:28.00元

## 梅兰<sup>①</sup>——下城，奥图堡旅馆，1920年4月

亲爱的米莲娜小姐：

连着下了两天一夜的雨刚刚停，也许只是暂时停歇，但仍是令人快慰的事，我将它们写进给您的文字里。尽管雨势使人难受，在这个陌生的地方，在这小小的异地，却使我心灵舒畅。假如我的印象没错（记忆中那次偶然的、半沉默的短暂会面，令人难以忘怀），您也曾在维也纳的异地感到愉悦。要是以后天气转阴了，您也会喜欢那样的异地吗？（这真是糟糕的征兆，我不该这样写的。）

在这里的生活一切都好，比较困扰我的是那终将一死的身躯，几乎令人难以忍受。我房间的阳台沉陷在一座花园里，四周长满了繁茂的灌木丛（值得注意

---

① 梅兰，瑞士日内瓦州的一个市，为知名的温泉疗养胜地。卡夫卡于1920年4月因肺结核而前往此地调养，从此也开始与米莲娜通信。

的是这里的植物，在布拉格这样连水洼都会结冰的天气里，它们竟在我的阳台前慢慢地开花了），阳光全然地照耀着（或有时天空乌云密布，像一周前那样），蜥蜴与鸟，不同物种的一对，它们来我这里拜访——我多么想与您分享梅兰的一切——就在不久前，您曾写信提到屏住气息的感受，那感觉如此近，我几乎可以感同身受信里提及的形象与知觉，只是在这里，这样的感觉轻了些。

最诚挚的问候，  
您的 F·卡夫卡

## 梅兰——下城，奥图堡旅馆，1920年4月

亲爱的米莲娜小姐：

我从布拉格给您写了一纸短笺，另一张则是从梅兰写给您的。我没有得到回信。当然我的去信并没有特别要求您迅速回复，但如果您的沉默代表您有着很好的生活状态，以至于没有心思给我回信，那么我便满足了。但是也有可能——也因此我写信给您——可能我的纸条不知怎地冒犯了您（我的双手多么笨拙，所写的全与所思所想相违背，这是有可能的），或者是，您先前提到的那些宁静呼吸的时刻又再度过去，艰难的时光又回来了呢？如果是第一种可能，那么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因为那是我目前的感受，而且它们如此贴近我；如果是第二种可能，那么我也不愿继续猜测——我还能怎么猜呢？

——我只想问：为什么不离开维也纳一阵子？毕竟您不是寻觅归处的流浪者。难道去波西米亚旅行不

会带给您新的力量？如果出于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，致使您不想去波西米亚，那么可以去其他地方，或许来梅兰也很好。您知道这里吗？

我等待着两种可能。要么您就继续保持沉默，大抵意思是：“别担忧，我真的很好。”或者，您写给我几行字。

真诚的卡夫卡

我忽然觉得一点也无法记起您的脸。只记得您穿梭在咖啡馆桌间的模样，您的身形，您的裙装，只有这些仍在我眼前。

## 梅兰，1920年4月

亲爱的米莲娜：

您在阴沉的维也纳城里辛劳地翻译，这使我感动且惭愧。您可能收到了沃尔夫<sup>①</sup>的来信，在此之前他已经写信给我了。在某书目中得到推荐的中篇小说《谋杀者》，那不是我写的，这是场误会；不过，介绍中提到它应该是最好的一本书，这种提法可能是对的。

从前两封信来看，您似乎已经从不安与忧虑中挣脱了，这应该与您的丈夫有关，我深深地祝福你们。想起几年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，我在法蓝珍斯凯街上沿着屋墙怯懦地行走时，遇见了您的丈夫，他也并不怎么大方地与我迎面，两位头疼专家碰头了，各有自己的样貌与特点。我已经记不得当时我们是走在一起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库尔特·沃尔夫（1887—1963），德国著名出版家、作家、记者，最早出版卡夫卡作品的出版家。



或者只是擦肩而过，其实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似乎也不太大。您在家里一切都好吗？

诚挚的问候，  
您的卡夫卡

## 梅兰，1920年4月

是我的肺的问题。它一整天都在我的脑中盘桓，我什么也无法想。并不是我特别惊讶得这病，或许，我希望，您的暗示似乎是在说——它在您的身上温柔地着陆，它是一个真实的肺病（半个西欧的人们或多或少都有肺的问题）。三年来我理解了，它带给我的是好多于坏。大约三年前，我开始在夜里咯血。我起身，就像人们得知新消息那样激动（而不是持续躺着，像后来我从医师处方上得知的那样），当然有点惊吓。我走到窗旁，倚身向外，然后走到洗脸台，在屋里来回踱步，最后坐回床上——不断地咯血。但我并不感到不幸，因为我逐渐了解到一件事，那就是经过连续三、四年几乎无法成眠的岁月之后，我终于可以入睡了（前提是咯血停止了）。它停止了（此后再也没有来），然后我在余下的夜晚中安眠。早上来了一位女侍（我当时在美泉宫有间屋子），那位良善、无私奉献、却又

表现得客观明理的女孩看见了血，说：“先生，您活不了多久了吧。”但我感到比平常再好不过，我去上班，到下午才看医生。接下来的故事都不重要了。我只想说——并非您的病使我感到惊吓（我总是特意在记忆里回味农家鲜果的清香，并且断定——不，您没有生病，那只是一个警讯但不是肺病），它并不使我惊吓，而是我要想，这些干扰之后它将变成什么样。在此我略过了您信中提到的如——每天从两点到八点不喝啤酒，不喝茶，不吃苹果——这些是我不懂的，这些东西应该以口头解释比较清楚。于是我略过这些（当然，都写在信上了，要我忘记也不容易），然后只想着我当时的病情，许多病人差不多都是这样。是这样，大脑对于沉重的忧愁与疼痛再也不能忍受了。它说：“我放弃了；但是这里总有个谁想要保有身体的全部，然后他可能会为我分忧，于是我又能继续走一段路。”然后肺报到了，它并没有因此失去太多。这是一场大脑与肺之间的协商，在我不知情的时候进行，想起来有点不那么可靠。

那么您打算做什么呢？也许您的回答会是“什么也不做”，特别是当您身旁有人照料您时。也正因为您

的身旁有这样一个人在照顾您，所以大家就应该认清他爱着您这个事实，并且保持沉默。是不是这样就皆大欢喜了呢？我说是的——我不爱开玩笑，也不是个风趣的人。我的生活不会变得更有乐趣，除非您在信里告诉我，是如何开始以新的方式过生活并且活得健康些。为什么不离开维也纳一阵子呢？在您的上封回信之后，我便没再这么问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在维也纳附近也还有一些漂亮的地方可以出游。今天我不写别的，没什么重要的事需要说。明天又将有所不同。同时谢谢您的翻译手稿，那使我既感动又羞愧、既喜悦又伤心。噢不，今天还有一件事要说——要是您为了翻译而少睡一分钟，那么我将因此难堪得像受到诅咒一样。因为当法庭审判的那天来到，人们已经不必要接受调查与审讯，而是直接被判决——他剥夺了她的睡眠。我依法将被判决。当我请求您别再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也是为自己而战斗。

您的弗兰茨·K

## 梅兰，1920年4月底

亲爱的米莲娜：

今天我想写些别的，但是却无法下笔。并不是因为我太严肃；若真如此，这信我会写成另一个样子，但想想现在可能有张躺椅正在花园的阴凉处等着您，加上大约有十杯的牛奶在您的手边，地点也许在维也纳，就像此刻这样的夏天，但没有饥饿与不安。事实是这样吗？难道没有人可以使它们化为可能吗？另外，医生说了些什么？

当我从大信封取出手稿时，失望极了。我想知道的是您的消息，而不是这些从古老洞穴发出的那再熟悉不过的声音。为什么我们之间会是如此？后来我发觉，它其实也是我们之间的中介。此外，您所付出的努力也使我惊奇，并且深深地因您字里行间流露的真挚情感所感动，我从不知道在捷克文中，可以有如此贴切且浑然天成的美好字词。德文与捷克文这么接近

吗？不过这也是有可能的，总之这只是一段老掉牙的故事，除了原本厌憎的感受更强了些，那趋近于无的鸿毛般的轻，我从亲爱的米莲娜小姐您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到。既然您喜欢这故事，那么它的存在便有了价值，但于我，它的世界形象还是朦胧晦涩的。不说这些了。您将从沃尔夫那边得到《乡村医生》<sup>①</sup>，我已经写信给他了。

我懂捷克文。好几次我都想问您，为什么不以捷克文写信给我。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您不精通德语。您精通德语的程度每每使我惊叹，而有时，当您一时没能那么精通处理时，它在您的面前那么自由地屈身变格，也显得格外地美；一个德国人往往不敢期待自己的语言，他没敢期待自己的语言能够这样个人化地被写下。然而我想阅读您的捷克文，因为您属于捷克语，因为只有在那里，才会有全部的米莲娜（您的译文证明了这些），而在这里，我读到的要么就是从维也纳来的米莲娜，要么就是为维也纳而准备的米莲娜。因此请写捷克文，我恳求您。关于您写的副刊文章。让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乡村医生》，卡夫卡于191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。

那些文字展现它的不堪吧，您不也以这样的情绪读了我写的不堪的故事？它将领我们前往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也许我知道的只是：要是我做不到，那么我将永远地停留在最美的偏见里。

您问到我订婚的事。我一共订了两次婚（要说我订了三次婚也行，但其中两次订婚的对象是同一个人），只是婚姻每每维持不了几天，我们便分开了。共有三次。第一次订婚已成过往云烟（我听说她已经有了新的婚姻，并且生了儿子），第二次订婚还有效，但由于对结婚没有任何指望，因此可以说这份婚约已经死了，或者说，它的存在仅仅是因为我们还活着。大致上我有了如下的发现——男人的痛苦也许多一些，或者说，男人的反抗少一些，而女人总是无辜地受苦，并非她们对此感到无能为力，而是就某方面而言，她们往往在最后与无力感交会了。对这些事情思索太多尚且无益。如果谁想在地狱里打破唯一的锅炉，一来不可能实现，二来就算实现了，也将被锅炉流泻出来的滚烫流体焚烧致死，而地狱则继续以它全然刺眼的光亮存在着。只能用别的方式好好对抗。

还是先躺卧在花园，并且尽可能地从疾病中（特别是当它不是病的时候）汲取甜美的部分吧。在那里，还是有许多甜美的。

您的弗兰茨·K



## 梅兰，1920年4月至5月

亲爱的米莲娜：

我还是先把不愿让你从信里读到的事说出来吧——这十四天来，我的失眠情况非常严重，基本上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事。这样的时光来了又走，总是伴随着一些原因（可笑的是，根据贝德克的说法，连梅兰的空气都有可能是起因）。尽管有时它们难以觉察，却往往使人负担重重，有如一只在森林里不知所措的困兽。

不过，有一件事却令我满足。就是您睡得很好，甚至出奇的好，尽管昨天惊慌失措了些，总的来说还是睡了好觉。如今，当睡眠在夜里来访，我都知道它的去向并且默默承受。此外，若我想反抗它，那是再愚蠢也不过。睡眠本身最无辜，而失眠者则罪孽深重。

您在上封信中恰恰表达了对这位失眠者的感谢。